

C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父爱如金灿灿的麦地，满含深情和期望

ZOU CHU MAIDI

走出麦地

李学斌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C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父爱如金灿灿的麦地，满含深情和期望

ZOU CHU MAIDI

走出麦地

李学斌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麦地 / 李学斌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ISBN 978-7-5397-9533-1

I. ①走…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9106 号

C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ZOU CHU MAIDI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走出麦地

李学斌 /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统筹: 张春艳	责任编辑: 黄馨
责任校对: 江伟	特约编辑: 宣慧敏 王丹丹	责任印制: 田航
封面设计: 薛芳	封面绘图: 吴彩建	内文插图: 王忆镭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 × 9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4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533-1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 序言 Preface

叶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会长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陈伯吹先生和我是忘年交了。这可不是我一个后辈攀附前辈之词，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我家里时亲口对我说的。

认识陈伯吹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几年我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和第二本小说《深夜马蹄声》，都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77年、1978年出版的，故而对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每次从贵州回上海探亲，我总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坐一坐。正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室里，我认识了陈伯吹先生。也是在那里，听社里的编辑们都在传，陈伯吹先生要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冻结、如今退还给他的存款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儿童文学奖。他的这一心愿在1981年正式得以实现，奖项定名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一晃眼，30多年过去了。现在规范的说法是，当年陈伯吹先生将自己毕生积攒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这一奖项。

1988年，随着文学界思想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应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吁，“儿童文学园丁奖”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198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贵州儿童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了一次儿童文学界的盛会。正是在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的郊区花溪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亲临大会，并且即兴讲了话。第二天，胡锦涛书记的讲话登在《贵州日报》上，后来《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也都转载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陈老和儿童文学作家们进贵阳城参观，听说我的家就在车要经过的路边，作家们纷纷说要上楼看看。那年陈老已是高龄老人，我劝他在车上等着，不要上到五楼了。谁知他兴致勃勃，和作家们一起欣然上了五楼。因为是临时来访，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妻子在上班，孩子在幼儿园，进了门之后，大家连口热水也没得喝，我只得以前一天买的一大把香蕉招待远方来的客人。贵州南部山区产的香蕉很受大家欢迎，我的书责任编辑周晓干脆说：“小叶，这香蕉我带上车去，一路上给大家尝尝。”

陈老这时用他那仍带着上海市郊宝山罗店的口音对我说：“你看大家多高兴，我怎么能不上来呢，我们是忘年交啊！”后来，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沈碧娟还写了一篇《在叶辛家做客》，刊登后把样报寄给了我。

2000年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改为每两年评选一次。从第20届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设立了“杰出贡献奖”，第24届又增设了“特别奖”。

1990年我调回上海作协工作，主席团安排我负责“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相关事宜。几次“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活动，

陈老都邀我参加。每次和他一起参加活动，他都要和我讲起两个话题：一、作家们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二、整个社会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支持力度还可以更大些、再更大些。后来成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他又提议让我担任主任，这得到了上海作协主席团和市委宣传部的肯定。陈佳洱同志（陈伯吹的儿子）从北大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我说这个主任应由他来当，陈老又说：“你得继续当下去。”

2014年，为了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表彰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文学事业做出卓越成绩与贡献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和各方相关人士，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三方经充分协商，共同决定从2014年起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且将其列为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的重要奖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现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评奖活动，受到国内外儿童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这次，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陈伯吹奖典藏书系”进一步把获奖作品推向社会，这是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有力支持，也是对其获奖作品的一个系统的检阅。读到这些优中选优的出色作品，相信广大的青少年读者、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工作者，一定会有所获得、有所收益。

是为序。

C 目录 Contents

001 走出麦地

017 我的耳朵宛若红旗

033 自己的天空

049 北极星504℃

069 我和黄一凡的那些糗事

085 星子足球队

103 永远的彩虹

121 天堂里的微笑

145 金色的手指

165 穿越劫难

189 男孩单鼓

203 黑书

走出麦地

那一刹那，
我忽然觉得，
爹手里捏着的烟头就像
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
这把钥匙即将为我打开
未来的生活之门。





在我的家乡，七月是庄稼人熬脱一层皮的日子。

天上，一丝风也没有，毒辣辣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烘烤着大地。抬眼望去，远近全都是弓着腰、挥汗如雨的人们。眼前，一簇簇金黄色的麦穗像土地射出的箭，刺痛着我的眼睛。

“把镰刀横过来，这么割。看明白啦，要这么割。”爹嘴里说着，同时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

漆黑闪亮的镰刀像一条“嘭嘭”打跳的梭鱼，在麦秆间飞快地穿行。每一道弧光划过，随着“嚓嚓”的声响，就有一撮撮麦子像醉汉一样倒下来。与此同时，爹的左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积满一大股麦子。这时，爹微转身体，手拿镰刀从横里一提，麦子就齐刷刷躺在茬子上了。

“会了吗？不慌，慢慢来。手臂放平喽，用力要均匀。”爹弯腰捡起丢在一边的草帽。

接过镰刀，我嗫嚅道：“嗯，会了。”

那年，我十四岁。麦收时，我正式作为大人拿起了镰刀。暑假过后，我升入了镇上的高中。

“咱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支持你念高中，念好念歹全是你自己的事。三年后考不上大学，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戳牛屁股，别指望娘老子求爷爷告奶奶让你复读。”

开学第一天，吃过早饭，我磨磨蹭蹭没有出门。妈边收拾饭桌，边给我递眼色，爹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悠闲自得地蹲在门槛上，歪着头，用一根草芯剔着牙齿。就在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准备开口的当儿，爹扔掉草芯站起身来，慢悠悠踱到堂屋的柜子前。开锁，掀开柜盖，接着，几张旧票子飞到炕上。和钱一起扔过来的，还有上面那几句让我脊梁骨发麻的话。

爹进了里屋。

镇上中学这几年升学率极低，爹对我上高中是不抱多大希望的。拿他的话说，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呢！西村的王双子就是现成的例子，书没念成，人倒学成个二流子。

唉，这得怨王双子。他是我们村第一个高中生。本来，我们全指望他给我们树立一面旗帜的，可如今却成了我们肯定念不好书的样板，真是给他自己丢脸，也给村里的一帮学生丢脸。



其实，他本不是我们村的，他是跟他妈从河西过来的，他后爹是西村的刘四。他亲爹姓王，是黄河岸边摆渡的，喝醉了酒，和人打赌，跳进黄河再也没有上来。据刘四说，王双子在河西中学的成绩是呱呱叫的。老师说，王双子考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现实的状况却令大家失望。王双子转入河东中学半年后，高考发榜了。王双子竟然榜上无名。“娃娃换了新环境，不适应呢。”刘四逢人便说，唉声叹气，活脱脱一个祥林嫂，“明年肯定会考上的。”

第二年，刘四托人把王双子转入了省重点陇南中学，插班复读。一年后，王双子白白胖胖地回来了。学问却没长，考分竟比第一年低了十分。

“没办法，这娃平时学得好，一上考场就慌，发挥失常，唉！”刘四义无反顾地支持王双子复读，家里的活儿是一点不让他上手的。

第三年的高考后，王双子一个多月没回家。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吉普车“呜”的一声开进村里，从里面跳出两个公安，传唤刘四到派出所去领王双子。王双子被拘留了，因为他在街上和小流氓聚众斗殴。

刘四从此见人矮了半截。王双子却毫不在乎，人面前依然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农活是坚决不干的，整天嚷着叫他后爹

刘四在城里给找工作。

要知道，王双子上的学校一直是区重点、省重点，镇中学跟它们比起来是不入流的。爹的怀疑或许有些道理吧。

带着这些疑问和隐隐的惶惑，我上高中了。

镇中学离家有十五里路。第一天去报名，我走了足足有两个钟头。看到别的同学都骑车，我一肚子怨气。等到走进校门时，上高中的高兴劲儿早无影无踪了。中午回到家，一进院门，我“咚”的一声把书包摔在地上，拉着哭腔嚷开了：“这么远的路，脚都走出泡来了。这学我不上了。”

院子树荫下，爹正坐在小凳上编背篓，身边放着一捆捋好的细长的芨芨草。听到我的叫嚷，爹抬起头来。

“浑小子给谁使气呢？你以为书是给我念的哪？”

爹狠狠瞪了我一眼，丢开手中的活计，出去了。

下午，放学回来。踏进院子，我欣喜地发现东屋靠墙根立着一辆自行车。车子很旧，前后挡板都没有了，光溜溜的车轮暴露在外，倒挺像运动员骑的那种赛车。前后圈和辐条上锈迹斑斑，但很洁净，显然刚刚擦洗过。

我书包也没顾得上放下，就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车把，向前推了几步，翻身骑上去，在院子里蹬了两圈。

爹正蹲在鸡棚上抽烟，笑咪咪地看着我在院子里转圈儿。



“骑着咋样？”爹问我。

“还可以。”我掩饰着内心的喜悦，用尽可能平淡的口气说。

“我拿十斤黄豆跟老牛换的。老牛懒得很，车子一直扔在仓库里，锈得不成样子。晌午我把前后胎和车闸都换了，又擦了一遍，刷了层清漆，往后归你啦。浑小子可仔细点骑。”

爹瞄了一眼喜形于色的我，慢吞吞地说，口气半是教训半是炫耀。

我看不清爹的脸。西下的夕阳正从爹背后照过去，把爹的影子长长地投到地上。烟雾缭绕中，爹像一尊雕像。

那一刹那，我忽然觉得，爹手里捏着的烟头就像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这把钥匙即将为我打开未来的生活之门。

我心头热乎乎的，放好车子，低下头，快步进了堂屋。

第二天早上，骑车上学时，我碰到了起早拾粪的老牛。老牛叫住了我。

“小嘎子，好好念。咱村子还没出过大学生呢，给你爹争口气……”老牛吭吭哧哧，说得很激动。我赶紧使劲儿点头。

不知是由于老牛的话，还是出于对老牛提供自行车的感激，当老牛背着大背篓、拎着粪叉的身影一颠一颠渐渐远去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好感。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老牛是一个很麻木的人。

我又重新跨上车子。一路上，我骑得特别小心。蹬车时，尽可能轻些，再轻些。遇到上坡地段，我生怕绷断了链条，赶快跳下来，推着车走。

骑进学校，班里几个调皮的男生看见了，围上来看稀奇。

“李明山，你怎么骑这么破的车子呀？”

“是呀！多像一头秃尾巴驴。换上我，都臊死了。”

那帮家伙七嘴八舌，接着是一阵哄笑。



“旧是旧了点，可骑着挺舒服的。”我老实而骄傲地说，“这是我爹用十斤黄豆换来的。”

又是一阵哄笑。我推车走开了。

从此，我每天都骑这辆“秃尾巴驴”上学。就这样，在我家到镇中学那条崎岖不平的路上，这辆“秃尾巴驴”陪伴了我整整三年。三年里，它载着我穿过酷暑严寒，穿过忧郁苦闷的日子，笔直地驰向我梦寐以求的、阳光灿烂的大学校园。

我上高中以后，家里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除了每星期一次的铡草，爹不再让我干任何农活了。晚上看电视，爹总是呵斥二姐：“声音开那么响干啥？耳朵又没聋。没好节目，别看了，浪费电。”对爹的这些话，我总是心领神会。于是，我把走神的心收回来，专心致志地看书。

然而，爹对我的学习却很少过问。爹有他的逻辑：念书靠自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块念书的料，用不着别人催；不是那块料，整天派人看着也白搭。

不过，偶尔有好节目，爹也忘不了我。爹总是噙着烟头踱到西窗口，先轻轻咳一声：“小嘎子——明山，有好片子呢。过来看看吧，换换脑子。”而爹所说的好片子，往往是我认为老掉牙的战争片。

高二时，学习渐渐紧张起来。我开始住校了，隔三差五才